

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，已到知天命之年，或者正奔跑在知天命的路上。60年代出生的人，有点像24节气中的立秋季节。立秋过后，白露、秋分、寒露、霜降……依次而来。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：暮色苍茫，马群散去。

你能在地上做多少个俯卧撑？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老王带着挑衅的语气这样问我。喜欢健身的老王，一口气在地上做了60个俯卧撑，我勉强做了20个就气喘吁吁了。老王身家千万，在乡下种菜，在

## 【速写人生】

# 60年代生人

□李骁



乡下有房，周末就驱车带着家人到乡下小居。老王和我一样，喜欢用鼻子去嗅炊烟的味道。有一天，老王对我说，他在乡下默念《金刚经》，在山梁上突然对人生豁然开朗，云层散去，蓝天厚土。老王告诉我，你知道老梁的遗言是什么吗？原来，副厅级别的老梁前不久患胰腺癌去世了，他最后说的是：“其实，我觉得我最好的可以抢救一下。”但目前医术尚未突破，老梁抢救无效，他活了49岁。

老王以前也是一个事业狂人，其实现在看，像他这种人，事业也就是一个托词，说穿了就是拼命挣钱。老王挣了不少钱，却是一个出了名的铁公鸡，连铁公鸡也说不上，铁公鸡还可以刮一层锈，他连锈也刮不到一点，是玻璃鸡。有一次他请我吃饭，临走时，我亲眼看见他把饭馆桌子上的餐巾纸狠狠地扯了一卷放在口袋里。

老王在乡村长大，吃了不少苦。而今，他喜欢吃的食物，还是乡下的土豆、红薯、野秋蒜、腊肉。和他一样，我对这些食物也是情有独钟。原来，人的胃都有一个味觉记忆，好比我们对初恋的人。而今，老王早已不缺钱了，他要的是健康，要的是安详，要的是长寿，要的是生活的质量。

同样是60年代出生的老方，儿子结婚成了家，老方两口子还在靠社区低保过日子。老方在门前摆一个水果摊，没事时就和几个京剧发烧友去唱京剧。有一天无聊，我去看老方，他和几个京剧票友在大树下唱京剧：“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，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……”老方中气十足，抑扬顿挫。老方面堂红润，他告诉我，他一直喜欢吃红烧肉，血压正常，也没脂肪堆积。

还有60年代出生的老周、老黄、老陈他们，都开上奥迪、宝马了。我有一次问他们，对60年代出生的人，有什么具体印象？他们都说，就像刚栽下的禾苗，遇到了天旱，有一种先天不足的缺乏水分和营养，后来，努力吸取，茁壮成长。现在，禾苗已经秋收，大地一片苍茫，得享受自由性情的人生了。

我也是个6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。严格地说，我是一个游离在现实与虚构之间的人，现实于我，占四成，为生活的粮草谋；虚构于我，占六成，在写作中靠想象喂养。所以，我的面色一会儿红润一会儿苍白。我还清点了我的朋友，60年代生人，占六成。

## 【世相百态】

□叶倾城

动物园是名副其实的儿童天堂。猴笼边里三圈外三圈，我拉着女儿小年四处见缝插针，突然发现人圈有个豁口，兴冲冲就往里进。正站在笼子边，正对着一只硕大的红脸猴，它正在……我抱着小年，拔腿就跑。

小年不明就里，一直恋恋不舍地向后扭头，抵抗我：“我刚来，我还没看到呢……妈妈，它在干什么？”

——我要能给你解释清楚，我跑什么呀？

路边的李子无人摘，一定是苦的；人山人海的猴笼边有了空落落处……不用问了。

去接小年围棋班放学，路边看到有人在卖小刺猬，蜷成褐色的一小簇一小簇，像会动的松鼠，萌得很。刺猬会不会叫？叫声是什么样？不知道，小刺猬们很安静。

我接上小年，三步两步一路拖着她疾走：“妈妈给你看看个东

## 【笑看浮生】

□安宁

平生最怯强势的女人，遇到，就已觉得自己这身单薄的小女子先自矮了三分，视线左右躲闪，不偏不倚，还是落在了那寒光逼人的刀刃上，唻一声断为两截。但在卧虎藏龙的京城，这样自视甚高的女子，却是躲也躲不掉。

其中一个，在一场晚宴上相识，见我第一眼，便翻着白眼问：做什么工作？即将去哪儿留学？我看着她翘着兰花指将一小片肥硕的鸭肉放进口中，傲慢地嚼着，直嚼到那油渗透出来，将两片薄薄的嘴唇涂抹得熠熠生辉，这才在我小心翼翼的回答里咽了下去。得知我要去的大学与她即将去的排名上相差无几，她即刻便调整了视线，做出一副迎接挑衅的架势。

当然是她先亮的招，用一句话两个英文单词的频率，漫不经心地把我不多的一点自信揉成

## 【细节实录】

□孙贵颂

那天，为到美国旅游，我们一行数人到美国大使馆去办理签证手续。

办证的人很多，却井然有序。每一个人进去以后都很守规矩，先是安检、留指纹，然后排队到窗口领取一张带颜色的卡片，拿着卡片去排队，到相应的窗口等待签证官的面谈。

一起去的人，除了我，都在六十岁以上。“三人行路，小的受苦”，于是我便自告奋勇，担当起递交材料的任务。接待我的是一位华人小姐，态度十分和蔼。她逐一看了我递进去的材料，对我说：“我看你们这里面有两位7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你让他俩到第N号窗口去，那

## 【个别生活】

□王国华

刚参加工作那阵儿，女友陪我去商场买衬衫。偶然发现断码的关东衫正打折出售，50元钱一件。老婆说，这么便宜，就买件名牌吧。名牌果然是名牌，洗完之后永远跟新的一样，不但贴身而且提神，一直穿了四五年，最后还是穿坏的，而是洗坏的。

也是那个时候，单位一个老大哥经常对我炫耀说：“看见我这件恒源吉毛衣了吗？随便扔在哪里，拎起来穿上身，连个褶儿都没有。”一问价钱，是普通毛衣的五倍。我伸舌头，没再回腔。所谓一分钱一分货，看来是有道理的。虽然买不起，但我对名牌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，奔涌不息。

# 抱着孩子拔腿就跑

西。”可怜城里孩子，永远是先看绘本上的小熊小猪小鸡，才看到真物版——有些还永远看不到，比如小恐龙之类。小年被我拉得脚不沾地，也感染了我的兴奋，连连问：“是什么？”

到了地方，我拉着她就往人堆里钻：“你看，就是……”呀，不好，摊主正在宰杀，一地鲜血，皮毛四散，一小团一小团粉红的肉体无辜地搁置着，像小小的胚胎。

我抱着她气急败坏往外钻。她莫名其妙问：“妈妈你让我看什么？怎么不看了？怎么了呀？”我心里没口子自责：我明知道中国大部分人家没有养稀奇古怪宠物的习惯，甚至我自己都吃过刺猬粥。只是……也许我当时以为没这么快，死神的剑或者能比一大一小的步伐来得慢几分。

总有躲不开、跑不掉的时刻。

# 过招

一张字迹模糊的纸团，然后这招便亮得愈来愈猛，犹如夏日的雨，来势汹汹。美国大大小小的学校，不仅专业排名、学科发展，了解得一清二楚，就连某位导师的声名、在国际学术界的威望，讲来也是头头是道。而纽约这样的大城市，每日新闻里的大事小情，更是难逃她犀利的双眼。没过十几分钟，我便得知，她早已经去过美国很多次，对加州的记忆，比对自己家乡的记忆都深。而像我这样第一次跳到北京，又是第一次即将走出国门的人，她，当然是不屑一顾的。

身份赶不上她，言语上却不愿轻易就输给这个咄咄逼人的女子，怎么说，我也是主人要好的朋友之一，这饭，也不是苦苦求来的。于是便鼓足了勇气，带着一丝羞涩，说起自己本科读的

我与小年坐在公共汽车上，被一场浩大的堵车所拦，周遭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安静与肃杀。是小年先发现了眼前的异常：“妈妈，你看那只猫猫怎么了？”

啊，一只被车轧伤的小猫，痛苦地在车道上翻滚、仰身。不知道是不是车窗关得太严，竟然听不见惨叫，它的每一记转折、每一个前仰后合，都是无声的，都是血与肉的寂静哭号。

活生生的死亡，就在我们面前，我连忙用手挡小年的眼睛。许是吓得手都软了，被小年很轻易地拨开。她全神贯注盯了好一会儿，我三番几次试着挡她的眼，都被她推开。

“妈妈，”她轻轻问我，“它怎么了？”

我硬着头皮说，“它，受伤了。”

“有没有人送它上医院呀？”

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我左右为难了一会儿，咬咬牙坦白相

外语，又给人做过翻译，能和老外自如交流，至少，去国外留学，是不必费多少力气的。此话还没有落下，便被她笑笑弹了回来，说，她在英国留学两年，拿了两个大学的硕士文凭，回来再读博士，英语都是直接免修。

我终于知道此女的厉害，怯生生地喝一口茶，压一下受惊的心，又安静地听她吹嘘了十几分钟，这才抛出最后的杀手锏，准备将她鼓胀的心不轻不重地击打一下。亦学了她的轻描淡写，说：国外大学读一年就能拿到硕士文凭，比起国内受的三年苦，真是好多了。她的耳朵，很敏锐地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，是说短短的一年，或许连论文都无法写完，更不必说学到什么知识了。她当然没有示弱，淡淡瞥我一眼，气定神闲地问在座的诸位，

# 办签证那些事儿

里办得比较快。你们之中还有一位69岁的同志，你请他也去那个窗口办理吧。”我感谢她之后，当即叫三位老同志去了N号窗口，他们果然很快就通过了面签关。

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同事，腿痛，站立时间一长就坚持不了。我建议他也去那个窗口，跟面签官说明一下情况，或许能够获得通融。那位同事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，其实并不抱多大希望，没想到将情况一说，人家竟然马上就同意了。

美国人以办事认真而闻名，但也不乏灵活性，更注重以人为本。两位70岁以上的老者可以享受优惠待遇，但有一位69岁

的人是其同事，适当照顾一下，也未尝不可。他们的“原则性”根本没那么强。那位华人小姐也没有去请示有关领导，就擅自做了主。而那位腿疼的同事就更加简单，仅凭个人的一句话，美方就信以为真，既没有让他去医院开证明，也没有让他当场走两步看看，就信而不疑。我们甚至可以给人家扣上一顶“不认真”的帽子。

轮到我的时候，可就没有他们那么幸运了。我年纪尚不算大，腿又不疼，只能按正常程序排队挨号。美国人的负责劲儿，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那位汉语说得还算流利的面试官，对我问了又问，材料看了又看，最

# 不掺假的名牌生活

也就是几年间，女友变成了老婆，名牌却越来越不像名牌，开始频繁出事，有的夸大其词，有的假冒伪劣。更牛的是，出事的企业刚开始还一个个心惊肉跳，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逃窜，现在他们可镇静多了，第一要反击，第二要利用，发动大量的资源展开舆论战，混淆是非，直至不了了之。消费者呢？继续喝变质的酸奶，使用可疑的电器。那些臭名昭著的名牌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继续摆着名牌范儿四处威风。

所以现在没什么名牌不名牌，买了东西没被商家和厂家坑死，就算是好运气。

话说上个周末去商场买衣

服，看见355运动服正在甩卖，马上买了一件T恤；又看了看短裤，价格也很便宜，随手买了一件；后来想，干脆买全身的吧，爬山的时候用得着，于是又买了双运动鞋。回到家换上衣服对着镜子照了照，感觉挺精神。这时楼下有人摁门铃，原来是送快递的。我应声下楼，跟快递员一打照面，互相吃了一惊，因为我们撞衫了，都是全身的355。第二天出门办事，伸手在路边拦了辆摩托车，让司机送我到公交站。路边的人纷纷向我们行注目礼，以为我和司机是双胞胎，因为我俩又撞衫了。我开始有点不是滋味，心想，合着我穿的这个牌子

告：“它应该……会上天堂。”

小年诧异地扭过身来，直视我的眼睛：“可是它不在家呀，不从家里出发，也能走到天堂去吗？”

车开动了，能暂时摆脱这视力的修罗场，让我松了一口气：“是的，到处都是流浪猫的家，它能走到猫天堂的。”

我明明是女子与小人，却天天七省吾身。永远不知道所做是对是错，因为在判断是非之前身体已经做了决定。

在丑恶、痛楚与血腥之前，抱着孩子拔腿就跑，绝对是胆小鬼的行为。但连我自己都不想面对的事，谁会希望孩子目睹？然而小年拨开了我挡在她脸前的手——她在用身体语言说：不要试图阻挡真实，那是我终将走入的世界。你不希望我看到的一切，我都会一一遇见。

我的手，只有这么大，而世界，无穷大。

大家在国内读了三年硕士，又有几个能够饱读诗书，真正学到东西？还不是七拼八凑地写篇论文，毕业了？国内的教育，三年，也未必比得上人家的一年。

这最后的一句，让我彻底闭了嘴，甘拜下风。况且，再争论下去，只怕她会把自己的背景得意洋洋地全都甩给我，尽管我一向对隐私有十二分的好奇，八卦能力也不亚于街头小巷的娱乐报纸，但对这样的女子，我却是宁愿知道得越少越好。

名人的隐私与光华，可以泡一壶茶，细细地品，一直品到口舌生津、心底愉悦。而抽丝剥茧、窥视那将自己挂到高处去的女子的芳华，一不小心，或许树上的枝条会深深地刺伤你的双眼，让你连风景也欣赏不成。

所以，还是收招，就此打住。

后还是不放心，告诉我，他们仍要审核一下，同时发给我一绿一黄两张纸——让我感到一丝失望，因为如果审查通过的话，只给一张绿纸就OK了；给一张黄纸，则为拒签。我的一绿一黄，成功率只有50%。

我最后一个出来，同事开玩笑说：“你干吗不说自己腰疼，让老美也对你照顾一下？”

一个星期后，我所在的单位接到美国大使馆的电话，问“你们单位是否有一个叫孙贵颂的人”，得到肯定回答后，又问是否退休、工资多少，甚至有无稿费……单位同事自然据实相告。过了几天，旅行社告诉我：你的签证批准了。谢天谢地！

沦为民工品牌了？后来又觉得自己很可耻——凭什么你能穿别人就不能穿？这只能说明该品牌价廉，适宜大众消费。至于是不是物美，那得看运气。

无论如何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，过的是不掺假的名牌生活。对那些动辄拿驴牌、爱牛仕包包说事的人，有人吐槽说：“特反感那些炫富的人，我的牙膏是高露洁，洗发水是飘柔，手机是诺基亚，经常吃肯德基，哪样不是名牌？我每天坐着几十亿的地铁上班，并和世界五百强企业——建设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移动、中石油、国家电网、沃尔玛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，你见过我炫耀吗？”